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资助项目
安徽省文史馆馆员论著丛书

郭因文存



郭因 著
卷九

黄山书社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资助项目
安徽省文史馆馆员论著丛书

郭因文存



GUOYIN WENCUN

(共七卷)

郭因 著

卷九

黄山书社

目 录

景观美学

《好逑传》和天都峰	003
——游黄山抒怀	
黄山,谁解其中味	011
千朵碧莲宜淡抹	013
——散谈桂林山水的美和自然的人化	
自然风格与建设风格	025
——对滁州地区旅游风景区建设的若干想法	
如何看待凤阳这个旅游风景区	032
——在讨论凤阳旅游风景区保护与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	
小家碧玉忌浓妆	034
——在南陵西山风景区建设规划论证会上的发言	
关于建设浮山生态旅游风景区的建议	036
风景区的建设应首先考虑环境效益	039
——在兴建黄山第二条索道论证会上的发言	
谈谈旅游风景区景点的命名问题	042
——在天柱山景点命名小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绿色与旅游	045
绿色世界与绿色旅游	047
关于生态旅游的三点思考	049
旅游与水	056
旅游与烟	058
请为持续开展生态旅游多做宣传工作	060
——2000年6月在安徽省旅游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桃花源的封闭与开放	063
山山水水	066
——旅程散记	
笑谈张家界正名	076
乌江、陋室与昭关	079
南行小记	082
西行小记	092
台岛履痕	104
一次匆促的文化之旅	137
——漫记台岛之行	
台湾一瞥话台胞	150
附:关于赴台湾参加国际生态艺术研讨会的情况汇报	155
问题与答复	159
——1999 年 12 月 6 日在台北答记者问	
黄来生《中国名山小九华》序	162
附:《绿色旅游美学》提纲(供参考)	164

城建美学

试从城市美学谈到城市风格	171
绿色理论与绿色文明城市	180
当务之急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186
——在安徽省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关于生态城乡建设的思考	197
城市的绿化和未来的社会	200
——在屯溪市绿地系统规划论证会上的发言	
创造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环境优美的新安徽	204
我们的心愿	209
呼吁各界支持我们对我省生态城乡建设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	212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一个生态省带入 21 世纪	216
生态城市与生态社区	219
关于优化人居环境的一些想法	222

为了打造我们的生态家园	229
社会与自然	231
七里塘生态村镇的构想与实践	233
附:张爱萍同志给郭因的一封信	239
从优化人居环境谈到梦园	241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	245
——在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评议会上的发言	
徽州文化与徽州建筑	248
——在徽州民间建筑艺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徽州民间建筑艺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55
——徽州民间建筑艺术研讨会小结	
愿大家特别珍爱与保护徽州的古代建筑	258
徽州园林艺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59
——徽派园林艺术研讨会小结	
城市的大与现代	270
都市圈讨论热中的冷思考	273
合肥这块“饼”	275
中国建筑如何走出死胡同	277
略谈住宅小区及其绿化的建设与管理	281
如何拨好艺术的钟摆	283
——读汪正章《建筑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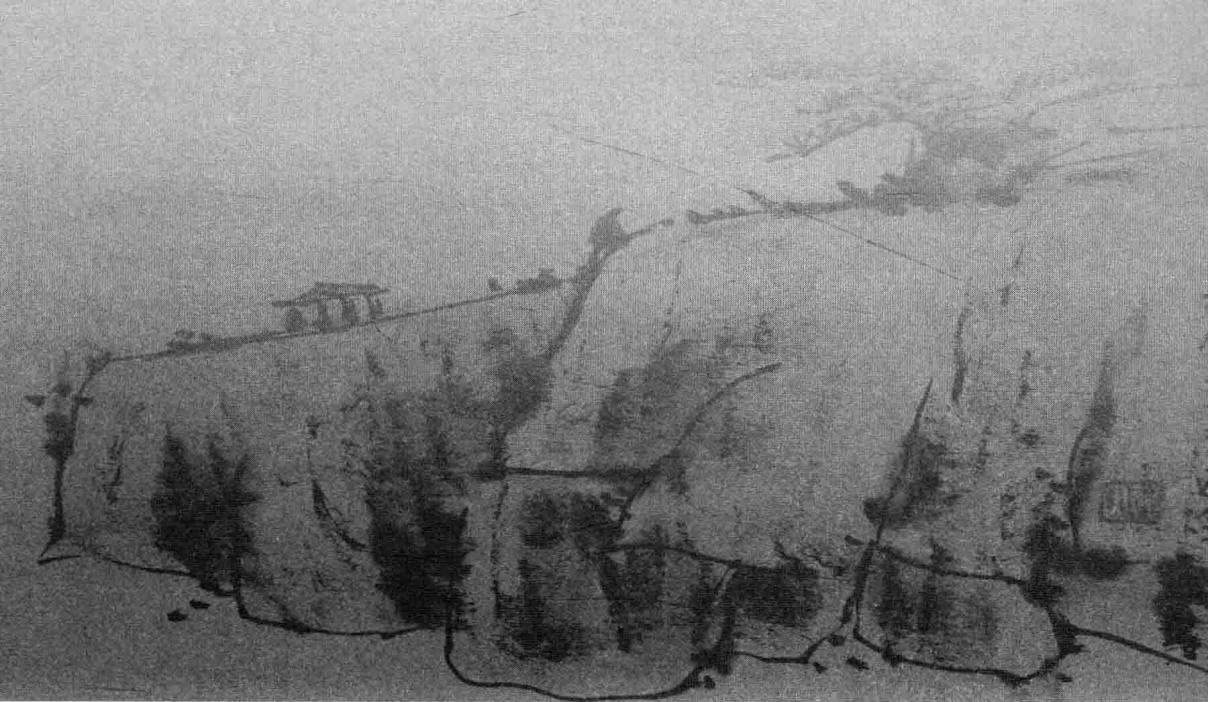
技术美学

技术美学与社会主义两大文明建设	291
让技术美学为两大文明建设更好地服务	318
关于技术美学的回顾与思考	329
——在安徽省技术美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以誓言回答祝愿	336
——写在《技术美学》创刊的日子里	
美学与生产	338
——程新国《生产美学概论》序	

我该在电脑面前做个勇士	341
——《电脑知识与技术》卷首语	

生活美学

让美学走向生活	345
——在安徽省生活美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让生活⇌创造⇌美	348
幸福与美	350
幸福与和谐	355
让绿色文化深入人心	357
生活情趣与美	359
生活情趣与人生境界	364
——从《幽梦影》看张潮及其小群体	
爱美、爱人们、爱生活	376
——给女儿的一封信	
和老年人谈爱与美	380
美与家庭	381
养生之道	407
长寿与不朽	408
为医学美学创造一个光辉的局面和灿烂的未来	410
——在省医学美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绿色文化、绿色美学与医学美学	415
关于建立绿色保健学的一些想法	428
——在省绿学会绿色保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附：关于创建中国新医药学的若干思考/胡桂英	435
呼唤审美长廊	441
人的美和穿着打扮的美	443
——在合肥化工厂青年比美会上的讲话	
茶文化与美学	447
让火不致成为人类的灾星	450
从实行绿色殡葬的建议谈起	451



景观美学

爱护自然,才有资格享受自然。

应该让自己成为万般风景中的一道风景。

《好逑传》和天都峰

——游黄山抒怀

定下这个题目,不是因为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是因为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联想。

歌德没看到《红楼梦》而只看到《好逑传》。他把我们祖上留下来的这部三流以下的作品大大夸奖了一番。这实在使人啼笑皆非。

黑格尔那么轻蔑自然美,说什么星星只不过是发亮的疮疤等等。也难怪,他没游过我们的黄山嘛!

自然美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很早的。因为审美主体成为能够欣赏自然美的主体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风景画作为独立的艺术种类,在西方,不就是迟迟开始于文艺复兴的晚期吗?

中国早得多,东晋的顾恺之就有画云台山之说,而且还写了一篇叫做《画云台山记》的构图设想。南北朝的宗炳更写了《画山水序》这样一篇专论画山水的美学论文。

西方艺术对自然美的真正反映开始于十八、十九世纪,这是因为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感到腻味了,于是想回到自然去,让自然美、让荒野的景色来荡涤一下那被烦嚣的城市折磨得够呛的心灵。

中国人爱山林泉壑好像是自古至今不衰的。不得志的读书人,想啸傲山林;做官的人,“身在魏阙”,还讲究个“心在江湖”,老一点就想退居林下,徜徉丘壑。据《儒林外史》记载,明清时代,南京挑大粪的人,得暇也要游游山,玩玩水,领略一下自然美哩!

古往今来,人们欣赏自然美的动机、角度似乎很不一样。休漠欣赏田野的

美,怀着和业主一样的心情;车尔尼雪夫斯基欣赏田野的美,怀着和农民一样的心情;美国舞蹈家邓肯则是从自然美中吸收有助于她创造舞蹈艺术的营养……

我头一次游黄山,黄山使我吃惊。我的确想不透,为什么黄山的石会那样得怪,黄山的松会那样得奇?造化真了不起,东捏一把,西丢一块,居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据说,过去有人游过黄山后,曾给它一句四个字的评语:“岂有此理!”这实在是对黄山的最好评价,最高评价。没到过黄山,哪一个画家有那么大的胆子,那么丰富的想象力,胡诌出这样奇特的石头,这样怪诞的松树呢?难怪中国的陆机、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认为艺术绝不能比自然丰富和精彩。

黄山最美之处在哪?那是百家争鸣的。好多人都热衷于画黄山的迎客松,画黄山的云雾。摄影的也都热衷于这两样东西。其实在我看来,黄山的精华在玉屏楼一带。从“观止”开始,到百步云梯过完,那简直步步是景,无一不妙,就和一篇全是警句的文章一样。我和徐霞客有同感,他在《游黄山记》中曾赞美玉屏楼一带是“黄山绝胜处”。

说峰,我认为天都峰不如莲花峰,始信峰又不如天都峰。始信峰格局太小。从始信峰俯瞰脚下群峰,倒颇有气势,但立足处不够雄浑阔大,审美的人在那里心中总不十分酣畅。天都峰一路有好景,峰顶却很平常。莲花峰从龟、蛇二石之旁的山脚开始,一直到山顶,步移景换,无不奇绝。山顶全是由大块石头组成,上刻有“突兀撑青穹”五个字,那种气象实在使人心旷神怡,俗虑全泯。

看起来,山水之美,一峰独秀是不行的,必须有峰、壑、路、树、溪、泉,以至每一丛草,每一块石的有机组合的美、整体和谐的美。

玉屏楼一带,莲花峰一路,美就美在众星拱月,既有月亮的清辉,又有众星的灿烂。

整个黄山奇峭秀逸,还实在建基于整个徽州地区山水之明秀清幽。绩溪县的清凉峰不就素有小黄山之称吗?说飞来石,清凉峰也就有很美、很奇的一块。而且,绩溪的荆州乡也有三处飞来石,都各有妙处。有一处瀑布,更简直不亚于庐山的三叠泉,而远胜于庐山的黄龙瀑。就和徽州的人才总是“辈出”一样,黄山之美,在徽州也实在不是孤立的。

桂林、阳朔的山水,我是不认为可以甲天下的。我总觉得那里的山太单薄,

太脆弱,似乎“吹弹可破”,基本上象用水泡石搭成的大盆景。有人说,桂林山山有岩洞,我绝对相信。那些山,我一看就觉得里面一定很不实在。从桂林乘船去阳朔,一路上,我在意识里尝试把沿途的山、包括著名的象鼻山一切开,单个欣赏,觉得那实在太平常了。可是把全景尽收眼底之后,觉得的确怡人。它美在哪里呢?我看就美在组合。真应该感谢上帝老爹善于做拼盘的手艺。

黄山有些地方整体组合不算很美。但一石一木却都经得起欣赏者反复玩味,而且有分量,有硬度,不是吹弹可破的小玩意。就像质朴敦厚的徽州人所谓“徽骆驼”的性格,信得过,靠得住。

黄山的一大缺点是水不丰富。桃花溪是终年有水的,温泉当然更不会枯竭。可是,人字瀑、百丈泉却只有在下雨时才有像模像样的白练挂将下来。游黄山的人,要想看飞瀑,看庐山那样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就得冒雨。玉屏楼一带,景最美,水也偏偏最少。

世界上不易见到宋玉所描写的那样“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恰到好处的美人。世界上十全十美的风景区也的确难得。上帝老爹看来也不是万能的。

上帝的本领也不过如此,要求人世间的艺术家死活得搞出人人满意的艺术品来,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对朦胧诗是好是歹,不是有争议吗?对黄山云海是好是歹,也是不无争议的。

我第一次上天都峰,碰上大云雾。万顷波涛,看不见“岛屿”也看不见“片帆”。我想等天晴朗些,云退去,看一看群峰的裸体。结果,失望而归。第二次,挑选了个大晴天,爬上天都峰顶,嘎!群峰全赤裸裸地站立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览无余,我反倒意兴索然了。心里想,群峰啊!你们披上一件浴衣吧!俄顷,天从人愿,丝丝轻云飘来,拂上峰顶峰腰,美极了!婀娜多姿,实在迷人。

看来,朦胧得鬼也不懂,绝对不行;但如一丝不挂,恐怕就更倒胃口。大观园一进门,迎面一座山是必要的。但如吃了半天肉包子,才发现一个碑,文曰:离馅尚有三十里,那也使人受不了。

我是认为“人化自然”除了靠劳动、实践,也可靠思维、感觉,也就是说可以靠“移情”。靠劳动、实践创造美。靠思维、感觉、靠移情欣赏美。松就是松,人

们偏根据玉屏楼边的几棵松的不同姿态分别名之曰：迎客松、接客松、陪客松、送客松、望客松。石头就是石头，人们偏要根据黄山各山峰的不同形状分别名之曰：五老荡船、苏武牧羊、武松打虎、天女绣花……这不就是靠思维、靠感觉、靠移情吗？

我很讨厌黄山上的某些风景被命名为猪八戒吃西瓜、天狗望月、双猫捕鼠、老鹰抓鸡……这显然太不雅驯了。“人化自然”，人是什么样水平，“自然”也就会被“化”成什么样水平，约定俗成，难以更改。黄山上有一些风景命名是相当好的，如：霞披翠峰、松喧锦谷、云蒸山径、朝雾漫壑、浪里浮莲、暮云归洞、鸣弦泉、散花坞等。该死的是，偏偏猪八戒吃西瓜这个景就落在散花坞里面。散花坞来了个猪八戒吃西瓜，真是花头着粪，大煞风景。

黄山，有一处建筑和环境以及建筑的命名都很好，那就是胡志明、董必武等同志住过的“岩音小筑”。有一年夏天，我有幸在那里住过一个月。房子是用大石头砌成的，二层楼，室内有不少古色古香的家具。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可以在那里眺望天都峰。楼房大门口一列桂花树，门外还有一座不大的石桥，石桥下潺潺流水碰激溪中的乱石和岩孔，发出一种美妙的声音，那就是所谓岩音。桂子飘香的季节，耳听岩音，鼻子里充满桂花的香味，在阳台上眺望瞬息万变的天都景色，漫步吟诗，那实在使人飘飘欲仙。那一年，冯友兰教授在黄山疗养，我去拜访他之后，他到岩音小筑回看我，也盛赞岩音小筑及周围环境之美，并替我写了一段《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很显然，风景命名也有一个名与景和谐与否的问题。美的景色冠上一粗俗的名号，那是佛头着粪。美景冠以美名，那才相得益彰。

黄山管理局下了本钱在各风景胜绝处嵌上青石板，刻上名字，名字有的是老的，有的是新造的。且不说名字怎样，那一色的篆字就使人难受。很少人认得篆字，挂名等于不挂，而且那笔篆字也的确不太高明。放着游客中的不少书法家和本省的不少书法家不请，却要让那样的字与黄山同垂不朽，真是！我几次向掌权的当局建议换掉它们，可能是有具体困难，至今未动，看来只好一直难受下去了。

这里有的建筑，上面大屋顶，金碧辉煌，下面却是现代结构，比较朴素，有的还相当粗糙，我觉得与黄山实在并不协调。近两年造了个桃溪宾馆，那是高、大、洋的，遮掉了好大一片风景，也似乎得不偿失。我觉得，拿黄山比庐山，比桂林，

比琅琊山,可以说,庐山是精妆巧扮的富家闺秀,桂林是体态轻盈的妙龄少女、琅琊山是寒秀纤丽的小家碧玉,而黄山则是清奇淡逸的羽客高人。妙龄少女,小家碧玉都可适当打扮,富家闺秀更要靠打扮取胜。而羽客高人是禁不起胭脂、花粉和首饰,经不起绫罗绸缎和环珮叮当的。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古人和今人,造房子,无论结构、色彩,似乎都更多地讲政治学、经济学,而不讲美学。1981年,我第一次去北京,王子野同志陪我游玩了一些地方。我看到天安门、故宫及其他许多老建筑,通体涂成土红色,觉得很别扭,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个问题我也曾考虑很久,但不得其解。”我说:“是不是在过去的统治者看来,这种颜色最有分量,最能压得住其他颜色,因而就用来象征自己对于人民的绝对权势呢?”他说:“此解不无道理”。呜呼!企图以势压人,甚至一直“动员”到颜色,够霸道也够可怜的了。看了故宫,我对于过去的皇帝之类,竟油然而生一种怜悯之情。住那样大而无当的房子有什么舒服!那个金銮宝殿,百官朝见皇帝的地方,简直只适宜于演猴子戏。老大的庭院,不种一草一木,简直是人造沙漠。大概为的是使刺客无藏身之地吧!杀人者怕人杀,整天提心吊胆,这日子也够窝囊的了!北京几处老建筑里的假山也很不像话,许多石头横七竖八乱放一气而已。钱锺书教授说,江西诗派中有人做诗就像“只把砖头石块横七竖八地叠成一堵墙”。我怀疑过去满清王朝找的园林设计师都是江西诗派出身的。做皇帝的整天也不过是见着这样的东西,难怪乾隆皇帝要三下江南。

在古老的苏美尔人那里,人们假借天神之口,指出有益于人的东西就是美的。历代美学家们也有不少人持此论点。从黄山这里是大可为此种论点找到论据的。黄山脚下,从歙县汤口到太平甘棠,人们对乌鸦、喜鹊一视同仁,对乌鸦更有一种特殊好感。为什么呢?因为黄山曾有一种通晓人情的神鸦,每逢游客登山,能及时通知各寺院僧人准备饭菜接待。有个画家雪庄和尚,据说还曾饲养了两只神鸦,一只命名传书,一只命名传信,专门为他跑交通。可惜现在已看不到这种神鸦了。也许电话登台之后,它们就离休了,倒是勇于让贤,比有的人强。

这里会唱歌的鸟原来也很多。黄眉鸟、绿豆鸟、绶带鸟等等,足有百十种,擅长二重唱的相思鸟和一声能发八个音的八音鸟尤其出名。但现在都难以见到了。李白曾爱得不得了白鹇鸟更已绝迹。是被扩音器、收录机所播放出来的

李谷一等人的歌声羞退了或是吓退了吗?“鸟鸣山更幽”,鸟啊,山里歌坛,你们还是不必辞让吧!谁想听李谷一唱歌,何必来黄山呢?

黄山的美是不是任何有审美能力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得到呢?不!还得有特殊的审美心境,而且也并非只有忧心忡忡时才无视它的美。有一个画家背了画夹高高兴兴地爬上天都峰,可是由于不惯爬山,尤其是不惯爬那么险绝人寰的山,一上山顶就累垮了,结果拿画夹当枕头,闭着眼睡了半天,欣赏与描绘的兴致全没有了。泰纳在《比利牛斯山游记》中说,对于十七世纪的人们,再没有什么比真正的山更不美的了,因为山使他们想起了挨饿、长途奔波、肮脏客店里的臭虫、掺着一半糠皮的黑面包。难怪!难怪!

黄山跟佛、道两教有点牵连。那里有黄帝派容成子、浮丘子炼丹的炼丹灶、炼丹井、洗药溪、捣药石臼;有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子等得道升天的地方。那里有唐代麻衣和尚创建的翠微寺,有宋代道士张尹甫创建的松谷庵,有明代普门和尚创建的文殊院、法海禅院。普门和尚也是最早登上天都峰的探险家。明末清初的著名和尚雪庄、渐江、石涛等也和黄山有着不解之缘。雪庄曾在黄山剥树皮搭篷居住,专画黄山奇花异草。渐江、石涛画黄山,一得其骨,一得其神,都是很脍炙人口的。黄山的许多风景命名也都与佛、道挂上了钩。这里有八仙飘海、老僧打钟、蒲团松、童子拜观音、仙女打琴、仙人晒靴、仙人指路、十八罗汉朝南海等等。

恩格斯说,站在德拉亨菲尔或罗甫斯倍克的顶峰上,越过莱茵山谷,眺望远处青山、绿色原野和葡萄园,面前好像有着具体化了的基督教。而有着不平的砂地、干枯的茎秆等的北德意志草原则表现了犹太人的世界观。恩格斯的想象力真棒!

与佛道两教都有关系的黄山,表现了佛道两教吗?有那么一点。大晴天,从天都峰回顾玉屏楼,觉得那里的确很适合藏一些道观寺院。而天都峰据说还常有所谓佛光出现哩!但现在看来,黄山还是很富于人间味的。这大概是因为那里不仅有李白醉酒后躺过的醉石与洗涤酒杯用过的酒杯泉,有杜荀鹤、贾岛、徐霞客、董小宛……的足迹,而且曾栖息过抗清英雄江天一等,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接待过叶挺、周恩来、胡志明、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毅、郭沫若等人中豪杰以及千千万万国内外游人。人气一旺,人间味自然浓烈了起来。

自然美为更多的人效劳,这是好事,但人去为自然美效劳,看来也需要提倡。现在,黄山每逢旅游旺季有如闹市。一成闹市,当然就难免发生环境卫生方面的问题,空气与水遭受污染的问题。看来,对于名山胜水,如果只进行欣赏性的自然人化,而不同时搞有效的合适的实践性的自然人化,好风景是很可能被搞糟的,起码会使它日益蒙垢。

黄山经过明代以来劳动人民的实践性的人化自然活动,“塞者凿之,陡者级之”,险径成了坦途,阎王壁成了安全壁,小心坡成了放心坡。黄山真该给这些有功于它、有功于人民、有功于美的石匠吴裕刚、杨后印、杨后元等树碑立传。

黄山新修的石板路是很值得称道的,虽是人工造成铺就,但只做得大体平整,放得大体稳当,而不细雕和精铺。自然人化而又显得自然。路好走了,却不致破坏风景。黄山疗养院附近是有一大段水泥路,但因那是掩映在一片竹林之中,又衬托着大屋顶的现代建筑——黄山疗养院,倒也不失其为美。黄山曾请了一批专家研究整个黄山的开发与建设,这实际上是研究如何更好地把第一自然变成第二自然。看来,既要尽量保存第一自然的美,又要尽量显示与第一自然的美极其和谐,并使第一自然的美愈益发光的第二自然的美,那实在是煞费苦心的。但为子孙万代计,费这种苦心是值得的。

黄山以它的奇和美迷住了所有见过它的画家们。老画家刘海粟已成了黄山最热烈的恋人,年年爬上黄山,打开画夹,挥毫泼彩,如醉如痴。李可染曾经说,黄山处处入画,但也说,画好黄山,殊非易事。是的,在我看来,画黄山而能把黄山的真精神、真品格、真性情、真味道画出来的实不多见,刘海粟、李可染都不能做到这一点。画家们大都只从黄山找一个较为别致的轮廓用来构图,笔墨则还是自己原来的一套,画中有刘海粟、李可染……但未必有真黄山。我觉得,能画出黄山的真精神、真品格、真性情、真味道的,论古人,仅有浙江、梅清的某些作品;论今人,仅有号称黄山猴的黄山青年画家朱峰的某些作品。就连石涛也大多是借黄山之轮廓抒自己之情感而已。

艺术美,在我看来有四种:一是以客体之美胜,真景如实描绘,就足以怡人。二是以主体情思之美胜,体现于作品的作者之品性、气质、意绪、情丝,使人心驰神往。三是以形式技巧之美胜,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技艺造诣使人悦目赏心,四是作品具有上述三者综合之美,这显然是最上乘。黄山这样的客体,我看确有如

宋玉笔下的东邻处子,如实描绘,就可使人叫绝。西方现代派艺术家康定斯基说:“艺术是从自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马列维奇要求艺术家“卸掉客观性的包袱”。波洛克甚至说:“下意识是我的绘画的源泉”。如果这些人看到了黄山的美,震惊之余,可能也会大改初衷吧!

1982年9月,在北京看了一次法国的绘画展览,联想到中国画,看来应该说,西画是史诗,中国画是抒情诗;西画是交响乐,中国画是轻音乐;西画是钢琴,中国画是二胡,中国民间画则是唢呐;西画以题材、主题、写实技巧胜,中国画则以抒情、象征、笔墨趣味胜;西画以写他胜,中国画以写我胜。中国人以国画写实,易捉襟见肘;西方人以油画写意,易画虎类猫。当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

难怪国画画家以国画画黄山,写神写骨还能凑合,也有杰作,而写形总是不易写好。

国画看来还宜发挥自己的优势,一个劲去探索与表现黄山的真精神、真品格、真性情。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画家恐怕得自己具备相应的精神、品格与性情。

黄山的真精神、真品格、真性情是什么?我认为,是清奇峭逸、翘首天外,而又灵秀幽深、低眉默坐。

回过头来,照顾一下题目。

我很想送歌德一部《红楼梦》,以便促使他把谈《好逑传》那一段删掉。

我很想把黑格尔请到黄山玩几天,以便促使他在《美学》里加上论自然美一章。

可惜,完全办不到了。

(发表于1983年《美学述林》第一辑,发表时题为《漫话黄山自然美》,后收入伍蠡甫主编的《山水与美学》)

黄山,谁解其中味

黄山给予了画家们美的滋养。

画家们赋予了黄山人文精神。

没有黄山就不会有新安画派、黄山画派。

没有黄山就不会有完整意义的浙江、石涛、梅清、黄宾虹、汪采白……

没有黄山也就不会有完整意义的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

但是,如果没有新安画派、黄山画派,没有从浙江一直到李可染……也就没有完整意义的黄山,黄山就可能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向往、热爱和眷恋。

一位清代学者说得好:“无此画兮山不出,无此山兮画不奇。”

正是黄山对画家的滋养和画家对黄山的描绘,为中国山水画史加进了一大段十分精彩的乐章和一大片异常耀眼的亮色。也正是描绘黄山的画家与黄山的主客契合,既使黄山名满天下,也使这些画黄山的画家享誉海内外。

假使说,庐山有如富室千金,张家界有如南疆蛮王,琅琊山有如寒门秀士,九华山有如蓬寺禅僧,天柱山有如幽谷遗贤……那么,黄山则有如时而翘首天际、迎风长啸,时而低眉默坐、逍遥物外的丝毫不染红尘的世外高人。

一个这样的高人,其博大,其高深,其奇特总是人们难以蠡测的;其美总是人们难以描画、难以言说的。

评说黄山之美的诗文千千万万,我总觉得最妥帖、最准确、最高妙的评价只是那匪夷所思的四个大字:“岂有此理。”

黄山的难测难知难描画难言说,的确就因为它那奇松怪石云海飞瀑险径幽壑,似乎统统造设得不合常理,逸出常规,出人意表,使人吃惊,使人咋舌,使人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伟大而自惭人类能耐的浅薄渺小。

有人说,画黄山,石涛得其神,梅清得其气,浙江得其骨。